

М. ГОРЬКИЙ

阿路塔毛奧甫家 的事情



譯者 樹華

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

(1905)

情事的家甫奧毛塔路阿

著 基爾高

譯 華 樹

行 印 社 版 出 識 知 活 生

年 七 三 九 一

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

× — — — — ×
| 必 翻 所 版 |
| 究 印 有 權 |
× — — — — ×

著 者 M · 高爾基

譯 者 樹 華

發 行 者 王 子 雲

出 版 者 天津河北新大路
生活知識出版社

居安里五十號

天津：天津書局

上海：生活書店

經 售 處

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

實 價 一 元 二 角

全集緣起

世界大文豪M·高爾基一生的作品是太多了，其中譯成中國文字的，也已經不少，然而對於這樣偉大的作者的作品，我們以爲在國內應該有全集刊行，一來藉以紀念偉人對於人類貢獻的豐功偉業，二來也使讀者便於閱讀保存，我們不揣冒昧，便決定了先刊行M·高爾基小說全集。

M·高爾基的小說，譯成中文的，實在不在少數，但經我們與原文對照校閱之後，不客氣地說，發見很少有忠實原文的，幾乎最少的也有二三十處錯誤，多的，那簡直可以說是全篇無一是處，因此我們決定要刊行的全集，無論有無中譯本，一概另行由原文翻譯，不過竭力儘尙無中譯本和譯本太差的先譯，預計在三年之內出齊，希望讀者和贊助我們的宗旨的朋友，給我們可能的幫助！

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

在農奴解放後兩年，主的顯聖祭那天，推赤克·尼古拉教堂附近的教民們，在祈禱的時候，看見一個外鄉人；這人冒昧地擠進羣衆間去，把一對昂貴的蠟燭放在德略毛維也鎮人們最崇敬的神像前。他是一個很壯的人，生着多而鬚曲的鬍鬚，很激動地禱告着。在那小帽子下，露着黑色的，像吉卜塞人的鬚曲的頭髮，鼻子很大，叢生密積的眉毛下邊，癩癩地睜着兩只灰裏透青的眼睛。惹人注意的是當他放下手去，他那寬大的手掌竟達到膝頭。

到十字架去，他走在這鎮裏的體面人們一排裏；這特別使人們不高興。當祈禱作完了後，德略毛維也鎮的體面人們聚到教堂的廊下，開始尋思着談起這一個外鄉人來。有一位說他是個牛販子，另外一個却說他是一個鄉村的執行吏，但鎮上的執行吏耶夫謝依·巴伊瑪可甫，一個心懷善良愛好和平而身體不大健康的人，輕微地咳嗽着說：

「大約是，——打闊人家來的，打獵的或旁的什麼陪着貴老爺們逍遣的人。」

但織布匠包米亞洛甫，一個又醜又麻而又愛說人家壞話的不安分的淫棍，外號叫『守寡的螳螂』的，大聲惡意地說：

「看見麼，——他的爪子多末長呀？那個走像，彷彿所有鐘樓的鐘都是爲他響的。」

一個寬肩膀大鼻子的人，踏着穩定的大步沿街走着，彷彿走在自家的田裏似的；他穿着青色料子很好的毛布外套，漂亮的皮靴，兩手插在衣袋裏，胳膊緊夾着兩脇。他委託過了做聖餐的女人耶路姐司凱亞詳細地探聽；現在在人們隨着鐘聲散了去吃點心的時候，他是被包米亞洛甫邀着到他那生着覆盆子的花園裏去吃晚茶。

吃過飯後，德略毛維也鎮的另一些人看見那陌生人在河邊，男爵拉司基家那塊地叫『母牛舌』的沙灘上；他向着灌木叢走去，用整齊的闊步量着沙地，手搭着涼篷向鎮裏，向奧克亞和牠的紆曲的淺的支流，向低窪的蛙塔拉克沙河望着。德略毛維也鎮的人們都很謹慎，沒有人肯向他喊，問他是什麼人和做什麼的？但他們同意地差了警察馬師克。司徒巴，鎮上好談諧和酗酒的人去問；他沒有羞耻地，當着所有的人，也不管有沒有女人，就脫下了他的制服褲子，却沒有取下他那皺摺了的制帽，從淺處涉過了蛙塔拉克沙河，挺着他那吃滿了酒的肚子，邁着可笑的蠢笨的脚步，走向那外鄉人去，同時爲了壯胆，特別高聲地喊問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並沒聽見外鄉人回答，可是司徒巴却回過頭來向着村人們說：

「他問我：你生得怎麼這樣醜？他那激怒的眼睛，像是海盜的。」

黃昏的時候，在包米亞洛甫那生着覆盆子的花園裏，做聖餐的女人耶路妲司凱亞，一兩這頰下垂的著名的女巫和女預言家，睜着可怕的大眼睛，向闊人們胡說道：

「人們叫他——依立亞，姓——阿路塔毛奧甫，說是爲他個人的事業，希望住在咱們這里，但什麼事業，——我可沒問。打佛路高洛德那條路來的，在三點一刻，又從那條路走了。」

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，而且既不足以認識了這一個人，也沒有什麼興趣，不過像什麼人在夜里敲了幾下窗戶而逃匿了，對於未來的命運，並沒有什麼預示。

過了三星期，事情的痕跡幾乎已經從鎮上人們的記憶裏消逝了，突然阿路塔毛奧甫出現了，同着自己的三個孩子一直到巴伊瑪可甫家去，單刀直入地說：

「啊，你，耶夫謝依·米特立赤，幾個新來的人請你指導，請幫我在你的鄰近過起一種好生活來。」

他簡單而合理地述說，他本是古路司克男爵拉司基那里的人，他們的祖產在拉塔河岸

上；過去他曾做過男爵喬治家的店員，但晨奴解放後，他從那裏出來，得到了一筆很好的報酬，就決心幹起自己的事業，開一個織亞麻布的工廠。他自己是一個鰥夫；孩子們老大叫彼得，駝背的叫尼基達，第三個叫奧列師凱的是他的侄子，但過繼給他依立亞了。

「我們這裏的農人不大種亞麻」巴伊瑪可甫有點猶豫地說。

「努力多種一點。」

阿路塔毛奧甫的聲音是沉濁的粗嘎的，他說話彷彿在敲着一面大鼓；但巴伊瑪可甫的半生都是過的小心翼翼的種田生活，說話很安靜，彷彿怕吵醒什麼惡魔似的。瞬着他那慈和而憂鬱的，像百合花似的眼睛，他注視着阿路塔毛奧甫那像石頭般立在門口的孩子們；他們都很不相像：老大像他的父親，生着寬肩膀和下垂的眉毛，眼睛很小，像是熊的；尼基達的眼睛像女人的，大而且藍，跟他穿的襯衫一個色；阿列克謝依是一個有鬚髮的，姣好的漂亮人，皮膚很白，樣子清秀而愉快。

「有一個要入伍嗎？」巴伊瑪可甫問。

「不，我需要自己的孩子們；已經都弄到了免役令。」

同時，向孩子們揮了揮手，阿路塔毛奧甫吩咐：

「出去吧。」

但當他們小的隨着大的，一個跟着一個地出去了後，他把他的手掌放在巴伊瑪可甫的膝上說：

「耶夫謝依·米特立赤，我，不會客氣，打算跟你作了親家：把你的女兒給了我的大孩子吧。」

巴伊瑪可甫十分驚訝，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，搖着手：

「你說什麼，天哪！我頭一回看見你，你是誰——我還不知道，可你——怎麼！我只有一個女兒，嫁人還太早哩，再說你並沒看見過她，也不認識——怎麼…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但阿路塔毛奧甫在他那卷曲的鬍子下露着微笑說：

「關於我——請你問警察隊長去，他受過我們男爵很大的好處，並且男爵給他寫了信，叫他對我幫忙一切。我的壞話——你不會聽到，我敢向你担保——當着神聖的神像。我知道你的女兒；關於你在鎮上的一切，我都知道；我不做聲地到這裡來過了四趟，探聽過了一切。我的大孩子也來過這裡，還見過你的女兒，——不用不放心吧！」

巴伊瑪可甫激動的彷彿有一只熊靠在了他身上似的，他請求他的客人：

「你等一下……」

「短期間——我能夠，但長久的延遲——年紀將不允許了，」客人嚴厲地說，同時由窗戶裏向着院子大聲喊：

「來，給主人行禮來。」

當他們告別走了，巴伊瑪可甫驚懼地注視着神像，畫了三次十字，自言自語地：

「上帝——饒恕我吧！他們是怎樣的人呢？望你保佑我免災。」

他取了手杖，慢慢地踱進花園裏，在那里他的妻跟女兒正在菩提樹下煮果子醬。肥胖的漂亮的妻問：

「剛才在院子裏站着的那幾個年青的人是誰，米特立赤？」

「不知道。娜泰莉亞呢？」

「上庫房裏拿糖去了。」

「拿糖，」巴伊瑪可甫沉悶地重複着，坐在了沾着泥草的椅子上。「糖。不，人們的傳說是真的：自從農奴解放了，人們更要不安生了。」

妻詳審地看着他，耽心地問：

「你——什麼？又不舒服嗎？」

「我覺着心裏煩悶。看樣子——這個人要來替代我的位置。」

妻開始安慰他。

「滿沒要緊！現在由鄉裏到鎮上的人或者少些了。」

「哼，是少了，來幹什麼。我當下沒有話要跟你說，讓——我細想一想……」

過了五天，巴伊瑪可甫病了，又待了十二天，他死了；他的死給了阿路塔毛奧甫和他的孩子們非常深刻的悲哀印象。當村長病着的時候，阿路塔毛奧甫來看了他兩次，他們單獨地談論了很久；在他第二次來的時候，巴伊瑪可甫把他的妻招呼進去，疲倦地把手放胸上說：

「啊，——跟她說吧，在地球上的事情跟我顯然已經沒關係了。讓——我歇一歇吧。」
「跟我來，烏莉亞娜·伊瓦奧甫娜，」阿路塔毛奧甫命令地說着，也沒有看主婦跟了他沒有，就從屋裏出去。

「去吧，烏莉亞娜，一定地——這是天意，」看見妻猶豫地沒跟客人去，村長低聲地勸她。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，有個性，對什麼事情都要考慮；但這回出去了約摸一點鐘，她却擦着眼淚回來，動着她那長而好看的睫毛，向丈夫說：

「怎麼，米特立赤，顯然而且確實是命啊，上帝保佑我的女兒吧。」

晚上，她把穿得很華美的女兒帶到丈夫的床前，阿路塔毛奧甫把兒子推上前去，男孩

子同女孩子誰也沒看誰地互相握住了手，垂着頭跪下，巴伊瑪可甫出着長氣，把祖傳鑲有珍珠的木質神像舉在他們頭上：

「用父親和兒子的名義……主啊，不要對我唯一的孩子停止了慈愛啊！」並且嚴厲地向着阿路塔毛奧甫：

「記住，——你要當着上帝答應好生看待我的女兒！」

阿路塔毛奧甫的手觸着地板地向他行着禮：

「知道。」

一句安慰話也沒有對未來的兒媳說，幾乎沒有看他和他的兒子，用頭向門口擺着：

「走吧。」

但當禱告完了後，他蹲踞在病人的床上堅決的說：

「請安心吧，一切都要照着需要去進行。我——沒被過責地伺候了我們男爵三十七年；他是人，不是上帝，是不仁慈的人，使他歡喜是很難的。至於你，親家母烏莉亞娜，將來一定很好，你既是站在了我的孩子們的母親的地位，以後他們對你會服從會恭敬的。」

巴伊瑪可甫聽着，默默地注視着角落裏的神像，隨即低泣起來，烏亞莉娜也哽咽着，但這位却抱怨地說：

「唉，耶夫謝依·米特立赤，你保養得不大好，這要就死了，未免有點太早。你於我是多末需要，極端地！」

他用手捋着鬍子，深深地歎了口氣。

「我知道你的事情：你十分聰明而且誠實，如果你跟我住上五年，我們準成功好多事業，——現在——上帝的意志！」

烏莉亞娜悲傷地喊：

「你幹什麼，烏鴉，總是呱呱，你吓嚇我們幹麼？還能……」

但阿路塔毛奧甫站起來，像對着死屍般地向巴伊瑪可甫鞠了一躬：

「謝謝你的信任。請原諒，我必須到奧克亞去，那里有一只小船載着我的家私到了。」當他走了，巴伊瑪可甫的妻有點惱怒地嘮叨：

「木頭人，對於訂婚的兒子和新娘，連一句祝賀的話都沒有說！」

丈夫制止她：

「不要痛苦，不要攪我。」

想了又想說：

「你——去依靠他；這個人大概比我們強。」

巴伊瑪可甫很榮耀的，被全鎮的人和所有五個教堂的教士們送着殯埋葬了。阿路塔毛奧甫走在棺材後頭，緊跟着死人的妻跟女兒；這使得鎮上的人們很高興；駝背的尼基達走在父親的身後，聽見了羣衆的咆哮：

「不認識他是誰，可他倒突然爬到頭一個位子去。」

包米亞洛甫轉着他那圓的像橡樹花似的眼睛，高聲的說：

「死人耶夫謝依和烏莉亞娜——都是謹慎人，他們活了這末大沒做過什麼事情，許是有什麼秘密，也許是這個鳥用手段引誘了他們，不的話他們跟他難道說會成了親戚？」

「是，黑暗的事。」

「我也說——黑暗的。一定是——造假錢。可是，巴伊瑪可甫活着的時候，是一個多末誠實的人哪，嗯？」

尼基達低着頭聽着，凸出他的駝背來，彷彿等待着給誰打。這一天有風，從人們背後吹着，揚起來的塵土有一百尺高，像烟雲似地在人們後面追着，沒有戴帽子而有油的頭髮上都沾了很多的灰塵。有人說：

「看，阿路塔毛奧甫給咱們蹣起來的塵土粘成了——灰色黑人……」

在埋葬了丈夫後的第十天，烏莉亞娜·巴伊瑪可娃就帶着女兒住到修道院去，把她們

的房子讓給阿路塔毛甫了。他跟他的兒子們歡喜得幾乎狂了，從早到晚地眼裏都發着光，在所有的街上很快地邁着闊步，在教堂前倉促地畫着十字；父親是兇暴的愛高聲說話的；大孩子是乖僻的，沉默的，而且看着小胆或者怕羞；漂亮人奧列師凱——孩子氣的暴躁，常常大胆地跟姑娘們吊膀子；可是尼基達從太陽一出來，就駄着他那尖的駝背到河沿上『母牛舌』灘上去，在那里有好多烏鴉飛聚在一起，有木匠石匠在建築很長的磚的工人住房，而且在旁邊，靠奧克亞那邊，有了一所很大的用十二越爾梢克(Wiershak)——量名，等一•七五英寸——華厚的木頭造成的兩層樓房——一所像監獄似的房子。黃昏的時候，德略毛維也鎮人們聚在蛙拉克沙河的岸上磕着南瓜子和向日葵子，聽着打鋸似的鋸子叫聲，鑿子的軋軋聲，鋒銳斧子的砍斫聲，同時嘲弄地追述着建造蛙維浪司克塔的白費；但包米亞洛甫却靜靜地預言着關於陌生人們的每一件不幸的事情！

「春天發水會沖了這不相樣的建築。或者將燒一把天火：木匠們這里那里地抽烟——要燒成平地。」

生着癆病的牧師瓦西里附和他。

「在沙灘上建築。」

「他們要開工廠，——酗酒，盜竊，淫蕩的事情都要來了。」

身體魁偉的，充滿着脂肪的，各部份都漲大的磨坊兼旅店老闆路凱·巴爾司克，用生銅響似的嘎聲安慰人們：

「人越多，——吃飯越容易。沒什麼，讓他們工做吧。」

尼基達·阿路塔毛奧甫非常地招鎮上人們笑；他在一塊大四方地上把樹叢的小樹砍掉或者連根拔下來，整天價打蛙塔拉克沙河裏往外弄大塊的泥，從沼地裏剗泥草，而且把駝背向天地拉着他那獨輪小車，載着泥草在沙灘上分散開成一些小黑堆。

「他要開菜園子吧，」鎮上的人們猜測：「多末傻啊！難道說沙土能變得長了苗？」

當太陽西下，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人們，由父親領着一個跟一個地從渡口涉着河，他們的影子倒映在綠色水上的時候，包米亞洛甫指着說：

「看，看，——那駝子的影子！」

於是人們都看見走在第三個的尼基達的影子，奇怪地顫動着彷彿比他哥哥的長影子更笨重。有一天下了大雨後，河裏的水漲了，不知道駝子給海藻絆住了腳還是走到了深溝裏，他沉入水裏去了。所有站在岸上旁觀的人，都痛快地大笑起來，只有奧莉古士凱·奧洛蛙，醉漢鐘錶匠的三十歲的女兒哀求地喊：

「噢呀，噢呀，——淹下去了！」

她挨了一攔。

「別叫。」

走在後頭的阿拉列克謝依潛入水中，抓住了他的哥哥，使他站直了；可是當他們兩個渾身泥水地走到岸上，阿列克謝依直然地向村人們走去，他們給他讓開了道，但有人小胆地說：

「你個，畜牲……」

「人們不高興咱們，」彼得說；父親一面走着瞥了他的臉一眼：

「待些日子，——他們就會高興了。」

而且罵尼基達：

「你，笨驢！看着你的脚下，不要淨惹人發笑！我們不能在譏笑下討生活，渾蛋！」

阿路塔毛奧甫一家人過活着跟誰也不來往；給他們管理家務的是一個很壯的，渾身上下都穿着黑衣服的老太婆；她用一塊黑手巾包着頭，手巾的兩端露着兩只犄角；牠說話有點大舌頭，說得很少而且不大清楚，幾乎不像俄國話；由她嘴裏，關於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，什麼也探聽不出來。

「他們在模仿和尚，強盜們……」